



丁玲散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丁玲散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封面设计：徐中益

丁玲散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159,000 开本 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 8 $\frac{1}{2}$

1980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0年1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51,000

书号 10019·3063

定价 0.59元

DE 15/75

目 录

五月	1
彭德怀速写	6
冀村之夜	8
马辉	15
秋收的一天	19
三日杂记	29
田保霖	45
袁广发	54
记砖窑湾骡马大会	64
民间艺人李卜	73
永远活在我心中的人们	82
中国的春天	89
记游桃花坪	100
重庆—曾家岩	115
“牛棚”小品(三章)	122
寄给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136
寄朝鲜人民军	143

开会之于鲁迅	147
风雨中忆萧红	150
纪念瞿秋白同志被难十一周年	155
吊“四八”殉难诸同志	160
我们永远在一起	162
噩耗传来	168
战士史沫特莱生平	171
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181
我悲痛、我沉默、我宣誓	205
悼雪峰	209
悼念刘芝明同志	214
一块闪烁的真金	219
向警子同志留给我的影响	224
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	231
校后记（陈明）	264

五 月

是一个都市的夜，一个殖民地的夜，一个五月的夜里。

恬静的微风，从海上吹来，踏过荡荡的水面，在江边的大厦上，飘拂着那些旗帜：那些三色旗，那些星条旗，那些太阳旗，还有那些大英帝国的旗帜。

这些风，这些淡淡的含着咸性的风，也飘拂在那些酒醉的异国水手的大裤脚上，他们正从酒吧间、舞厅里出来，在静的柏油路上^{pán shān cháng yáng}蹒跚着大步，徜徉的归去。

这些风，这些醉人的微风，也飘拂在一些为香脂涂满了的颊上，那个献媚的娇脸，还鼓起那轻扬的、然而也倦了的舞裙。

这些风，静静的柔风，爬过了一些花园，飘拂着新绿的树丛，飘拂着五月的花朵，又爬过了凉台，蹿到一些淫猥的闺房里。一些脂粉的香，香水的香，肉的香。好些科长，部长，委员，那些官们，好些银行家，轮船公司的总办，纱厂的、丝厂的、其他的一些厂主们，以及一些鸦片吗啡的贩卖者，所有白色的、黄色的资本家和买办们，老板和公子们都在这里坦露了他们的丑态，红色的酒杯，持在善于运用算盘的手上了。成天劳瘁于策划剥削和压迫的脑子，又充满了色情，而

倒在滑腻的胸脯上了。

这些风，也吹着码头上的苦力，那些在黄色的电灯下，推着、推着粮食袋，煤炭车，在跳板上，在鹅石路上，从船上到堆栈，从堆栈到船上，一趟，两趟，三十趟，四十趟，无休止的走着，手脚麻了，软了，风吹着他们的破衫，吹着滴下的汗点，然而，他们不觉得。

这些风也吹着从四面八方，从湖北、安徽，从陕西、河南，从大水里逃来的农民们，风打着他们饥饿的肚子，和呜咽着妻儿们的啼声。还有那些被炮火毁去家室的难民，那些因日本兵打来，在战区里失去了归宿的一些贫民，也麇集在一处，在夜的凉风里打抖，虽说这已经是倦人的五月的风。

这些风，轻轻的也吹散着几十处、几百处从烟筒里喷出的滚滚的浓烟，这些污损了皎皎的星空的浓烟。风带着煤烟的气味，也走到那些震耳的机器轧响的厂房里，整千整万的劳力在这里消耗着，血和着汗，精神和着肉体，呻吟和着绝叫，愤怒和着忍耐，风和着臭气，和着煤烟在这挤紧的人群中，便停住了。

在另外的一些地方，一些地下室里，风走不到这里来，弥漫着使人作呕的油墨气。蓝布的工人衣，全染污成黑色。在微弱的灯光底下，熟练的从许多地方，捡着那些铅字，挤到一块地方去。全世界的消息都在这里跳跃着，这些五月里的消息，这些惊人的消息呀！这里用大号字排着的有：

东北义勇军的发展；这些义勇军都是真正从民众里面，由工人们、农民们组织成的。他们为打倒帝国主义，为反对

政府的不抵抗，为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劳苦大众的利益而组织在一块，用革命战争回答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一天天的加多，四方崛起。不仅在东北，这些义勇军，这些民众的军队，在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而在好些地方，那些终年穿着破乱的军服的兵士，不准打帝国主义，只用来做军阀混战的炮灰的兵士，都从愤怒里站起来，掉转了枪口，打死了长官，成千的叛变了。

这里也排着有杀人的消息：南京枪毙了二十五个，湖南抓去了一百多，杀了一些，丢在牢里一些。河北有示威，抓去了一些人，杀了，又丢在牢里了。广州有同样的消息，湖北安徽也同样，上海每天都戒严，马路上布防着武装的警察，外国巡捕，和便衣包探，四处街口都有搜查的，女人们走过，只穿着夹袍的，也要被摸遍全身。然而传单还是发出了，示威的事还是常常遇到，于是又抓人，杀了些，也丢在牢里一些。

这里还排着各省会和乡村的消息：几十万、几百万的被水毁完了一切的灾民，流离四方，饿着、冻着，用农民特有的强硬的肌肉和忍耐，挨过了冬天，然而还是无希望。又聚在一块，要求着赈谷，那些早就募集了而没有发下的；要求着工作，无论什么苦工都可以做，他们不愿意推着四肢不劳动。然而要求没有人理，反而派来了弹压的队伍，于是他们也蜂起了。还有那些在厂里的工人，在矿区里的工人，为了过苛的待遇，打了工头，也罢工了。

还有的消息，安慰着一切有产者的，是“剿匪总司令”已

经又到了南昌，好多新式的飞机、新式的大炮和机关枪，也跟着运去了；因为那里好些地方的农民、灾民，都和“共匪”打成了一片，造成一种非常大的对统治者的威胁，所以第四次的“围剿”又成为很迫切的事了，不仅这样，而且从五月起，政府决定每月增加两百万元，做“剿匪”军用。虽说所有的兵士已经七八个月没有发饷了，虽说有几十万的失业工人，千万的灾民，然而这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要保护的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另外却又有着惊人的长的通讯稿和急电：漳州“失守”了。没有办法，队伍退了又退，旧的市镇慢慢从一幅地图上失去又失去。然而新的市镇却在另一幅地图上标出来，沸腾着工农的欢呼，叫啸着红色的大羸，这是新的国家呀！

铅字排着又排着，排完了苏联的五年计划的成功，又排着日俄要开战了，日本搜捕了在中东路工作的苏联的办事人员，拘囚拷问。日本兵舰好多陆续的离了上海而开到大连去了。上海的停战协定签了字，于是更多的日本兵调到东北，去打义勇军，去打苏联，而中国兵也才好去“剿匪”。新的消息也从欧洲传来，杜美尔的被刺，一个没有实权的总统，凶手是俄国人，口供是反苏维埃，然而却又登着那俄人曾是共产党，莫斯科也发出电报，否认同他们的关系。

铅字排着又排着，排完了律师们的启事，游戏场的广告，春药，返老还童，六〇六，九一四……又排到那些报屁股了，绮靡的消闲录，民族英雄的吹嘘，麻醉，欺骗……于是排完了，工人们的哈欠压倒了眼皮，可是大的机器还在转动，

整张的报纸从一个大轮下卷出，而又折摺在许多人的手中了。

屋子里还映着黄黄的灯光，而外边在曙色里慢慢的天亮了。

太阳还没有出来，满天已放着霞彩，早起的工人，四方散开着。电车从厂里开出来了，铁轮在铁轨上滚，震耳的响声洋溢着。头等车厢空着，三等车里挤满了人。舢板在江中划去又划来。卖菜的，做小生意的，下工的，一夜没有睡、昏得要死的工人的群，上工的，还带着瞌睡，男人，女人，小孩，在脏的路上，在江面上慌忙的来来去去。这些路，这些江面是随处都留有血渍的，一些新旧的血渍，那些牺牲在前面的无产者战士的血渍。

太阳已经出来了。上海市又翻了个身，在叫啸、喧闹中苏醒了，如水的汽车在马路上流，流到一些公司门口。算盘打得震耳的响，数目字使人眼花。另一些地方在开会，读遗嘱，静默三分钟，随处是欺骗。

然而上海市要真的翻身了。那些厂房里的工人，那些苦力，那些在凉风里抖着的灾民和难民，那些惶惶的失业者，都默默的起来了，团聚在一起，他们从一些传单上，从那些工房里的报纸上，从那些能读报讲报的人的口上，从每日加在身上的压迫的生活上，懂得了他们自己的苦痛，懂得了许多欺骗，懂得应该怎样干，于是他们无所畏惧的向前走，踏着那些陈去的血渍。

一九三二年五月发表

彭德怀速写

“一到战场上，我们便只有一个信心，几十个人的精神注在他一个人身上，谁也不敢乱动；就是刚上火线的，也因为有了他的存在而不懂得害怕。只要他下一声命令‘去死！’我们就找不到一个人不高兴去迎着看不见的死而勇猛地冲上去！我们是怕他的，但我们更爱他！”

这是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政治委员告诉我的。当他述说着这一段话的时候，发红的脸上隐藏不住他的兴奋。他说的是谁呢？就是现在我所要粗粗画几笔的彭德怀同志，他现在正在前方担任前敌副总指挥的工作。

穿的是最普通的红军装束，但在灰色的布的表面上，薄薄浮着一层黄的泥灰和黑色的油，显得很旧，而且不大适宜，不过在他似乎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脸色是看不清的，因为常常有许多被寒风所摧裂的小口布满着，但在这不算漂亮的脸上有两个黑的、活泼的眼珠转动，看得见有在成人脸上找不到的天真和天真的顽皮。还有一张颇大的嘴，充分表示着顽强，这是属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顽强的神情。每一遇到一些青年的干部或是什么下级同志的时候，看得出那些昂昂的心都在他的那种最自然诚恳的握手里温柔起来

了。他有时也同这些人开着玩笑，说着一些粗鲁无伤的笑话，但更多的时候是耐烦地向他们解释许多政治上工作上的问题，恳切地显着对一个同志的勉励。这些听着的人便望着他，心在那些话里沉静了起来，然而同时又更奋起了。但一当他不说话沉思着什么的时候，周围便安静了，谁也惟恐惊扰了他。有些时候他的确使人怕的，因为他对工作是严格的，虽说在生活上马马虎虎；不过这些受了严厉批评的同志却会更爱他的。

拥着一些老百姓的背，揉着它们，听老百姓讲家里事，举着大拇指在那些朴素的脸上摇晃着说：“呱呱叫，你老乡好得很……”那些嘴上长得有长胡的也会拍着他，或是将烟杆送到他的嘴边，那怕他总是笑着推着来拒绝了。后来他走了，但他的印象却永远留在那些简单的纯洁的脑子中。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冀村之夜

一九三七年的一个冬夜，在太谷县热闹的礼堂里开完了晚会走到街上，恐怖的空气便又袭击到身上来。战地动员委员会工作的同志，拿不定主意。老百姓急速地上紧了门板，黑暗的街上络绎着骡马，退下来的队伍无声地向南急走。打听不到什么消息。我们在黑暗中回到宿处去。十里路的大道上，没有断过队伍，急慌慌过去了一群多的，又来了零落的小队。大家心里全明白，前线的战局一定不好，不说话，我们等着消息，不怕。

第二天十一点钟的光景，消息来了，差到太原去向周副主席请示的克寒同志回来了。他急忙地打开了记事簿，慎重地念着：

“第一，立刻离开太谷。丁玲带领能跑路的向东走，奔和顺县、辽县找一百二十九师，奚如同志带领体力弱些的奔汾阳，找总政治部，立刻动身；

“第二，途中不许耽搁，以速取联络为是；

“第三，丁玲此去，不知如何，可与××游击队一道走，好有照应。”

克寒来不及说别的话，便背起衣包进太谷城，赶赴临汾的汽车。这消息坏得很，因为太原、榆次都危在旦夕。也许有

人心中惶急，但大部分人听说向东去，向火线上去，战争的气息临近了，又微微感到快乐的不安。

下午一点，西北战地服务团分成了两个队，一个向东一个向西。也没有时间给我们难受，扬了一扬帽子，队伍便前进了。

我们这伙人有三十三个工作人员和十二个事务人员。小驴子归了我们，因为去汾阳是大道，有车可通。

按照着地图一个村一个村走去。到太原后一向行军都在夜晚，也从没有唱过歌，这次是下午，这些不知愁的青年同志们又唱起来了。经过一个大村子时，还向村中寥寥的几个乡民打了一段莲花落。山西的里的尺寸大，看看太阳已偏西，宿营地范村还在远远的烟雾里。

这晚却没有住在范村，在离范村七里的冀村扎了营。

到××游击队的住处去，院子里挤满了人，在弄晚饭吃。房里也是人穿来穿去，情况仿佛很严重。

“我们有两个办法……”类似军师似的西垣先生，用指头在桌上划着，正司令和副司令两个魁梧的汉子坐在旁边静静地听，后边围了几层人。

“消极的……积极的……”

看得出他们只在告诉我，并非征求我的意见，并且也看得出这已非他一个人的意见了。

原来范村驻的一连第×军的溃兵，企图抢掠。××游击队打前站的已经到达了那里，把这消息传送了来，因此他们便商量如何来处置这事。

我极端不赞成那所谓积极的办法，我也认为消极的不全够。我赞成一面写信去劝导他们，一方面我们要自卫；但我绝对相信，他们不敢来惊扰我们的。

表面上我的意见被接受了，实际上要采取积极的办法也不容易。我们一共只有八九杆短枪，西战团是三杆，游击队约有五六杆。我们是四十几个人，五六个有作战经验的，游击队虽说有我们两倍的数目，可是只有司令等几个人是做过军官的。

大部分的同志已经睡了，我便不打扰他们。可是多糟糕的房子，连一个后门也没有。管理员本是一个老革命，长征过来的。他垂着头告诉我实在找不到别的房子。院子里的墙并不高，墙外的院子邻近大街。几个力大胆大的同志和几个有作战经验的团员分担了今晚的警戒，一个钟头换一次班，三个人一班。

没有风，但仍是非常冷，漆黑的夜晚，远处时时传来狗叫。

几个女同志没有睡，也许是这新消息有点使人兴奋吧。因为她们同我住在一间房子里，知道一部分事情。

当我們正在说着的时候，忽然听到枪托顿在地上，同时有一个粗暴的声音：“进去！”

那位西垣先生拿着一杆步枪，押着一个穿便衣的进来了。他只说了一句：“请审问一下。”急步地又蹙身出去了。

留下了一位陌生的兵士在房子里，这位兵士真不愧是个老油子，穿着一件灰呢长袍，漂亮的缎子裤，口袋里钱很

多，里面军衣的符号注明是一个班长，很会说一套军士职责保卫国土的大道理，然而一望而知他是打劫了老百姓来的，他不会只是班长。

是××游击队的人在村口上把连长劫下来了。

连长随着他的队伍，在抢掠了范村半条街三十家铺子以后，便向南走来。埋伏在冀村门楼边的十几个游击队员，无声地放过了大队，但在后边马上坐的连长，离大队有十来丈，一下便被劫下来了。

连长一点也不明白这里的情况，只以为这里是八路军，一方面怕，一方面倒又放心。

××游击队安顿了连长，便派人到村外边，把停在那里等待连长的队伍叫了回来。这队伍回来，就歇在临近我们大门的街口上，鼓噪着要见他们的连长。

游击队把夺下来的六枝长枪，以及连长身上的短枪，配合老百姓在那边街口上布置好了，那是通到村外去的一条小路。于是他们来同我商量，简单地告诉了一点情形，主要的是希望我能派几个同志向那群兵士谈话，做点政治宣传工作。他告诉我那些兵士们已经解决了。

我非常反对解决他们。我一方面要求不要这么办，一方面就派了六个同志去做工作。应该安他们的心，告诉他们一定送还他们的枪，送他们回去，一道去打日本。这六个同志当中有两个是女的，因为我们这里的工作，向来是不分性别的。

这六个同志走到了兵士们面前，才知道他们都还握紧

了枪呢。但我们的同志是不懂得惧怕的，便上前向他们解释。而士兵们却吼着：

“既然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那就快些把我们的人放出来，好让我们走。”

这时有个兵士到游击队住的屋子里去了，他背的一架轻机关枪没有缴下来，同时他身上还有手榴弹。他一见连长就说：

“走吧！干起来算了。”立刻他要掀手榴弹的盖。

“砰”的一声，那举起的右手便垂下来了。殷红的血顺手流出来，但立刻把落在地上的手榴弹捡到左手。接着两声枪响，这个高大的汉子便象只狗似地躺在门边地上，再也不说一句话。

这几声枪响骚乱了外边的弟兄们，加啦加啦地上着刺刀，嘈乱地喊着：

“缴枪么？想解决我们么？那不成！”

“连长一定被他们打死了，弟兄们干吧！”

“哼！还说大家一家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哄谁呀……”

我们的六个同志退到街边上尽力地大喊着，他们想压平这骤来的暴乱。

“同志们，看我！”苏星知跳在他们面前，大张开一件破羊皮大衣，用在舞台上表演相声时常用的清脆的声音喊道：“有没有武器？再看，我的同伴们，不都是空着两只手吗？要是想解决你们，我们连一枝手枪也没有还敢来么？如果你